

七日談

(廣東篇)

特殊時代的「鱗片」

侯軍

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內地出版界陸續推出這樣一類新書：所有書號、裝幀、封面及內頁等等，都與正規出版物無二致，只在版權頁或者封底的價格欄上下，加上了「內部發行」的字樣。由此，凸顯出這類書的特殊屬性，即：這本書不能上市，你在書店買不到它；只有具備特定身份的人士，方能閱讀到它。

我從沒見過關於這類圖書如何「內部發行」的文字說明，只是隱約知道：這類書只發行給擁有某種身份的人。

不過，我當時還在讀中學，雖說每日裏書渴難耐，卻並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圖書發行渠道。我家現在所收藏的若干本「內部發行」的圖書，大都是在「改開」之後，從各個圖書館的淘汰圖書中，偶然遇到並購藏的。當然，我買這些書時並沒留意那行小字，也沒人告訴我這些書有什麼與眾不同。

這些「內部發行」的書，我大部分都讀過，有些還成了常備手邊的工具書，如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各國概況》（上下冊），曾是我初入新聞媒體時的常用書。這套書的好處是：分類明晰，文字簡潔，資料豐富，非常實用。書中介紹了五大洲的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包括附屬島嶼）的概況，另有南極洲單列；書中還附錄了聯合國以下的二十七個國際組織，世界主要大國的經濟統計數字，各國貨幣與度量衡的換算表，時差對照表，等等。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閉塞環境中的年輕人來說，這套書無疑像是一扇半掩初開的門窗，讓我吸吮到外面的新鮮氣息。我尤其喜歡翻看書前彩印的各國國旗，五彩繽紛，這種早年的記憶是終生難忘的。直到現在觀看體育轉播時，我還能迅速地辨認出很多國家的國旗，絕對是受益於這本「內部發行」的早期開蒙。

我的藏書先後經歷多次遷徙，分散在天津、深圳和北京三處，直到我退休定居北京後，才逐漸重新聚攏。有趣的是，這些標記著「內部發行」的圖書，大部分都留在了天津舊宅——當年我南下深圳，只帶去一些常用常讀的書籍，而這些「內部發行」者，大多並非急用之書，就都留在舊宅裏了。如今，舊宅的書櫃仿若化為一個「時間保真盒」，原封不動地鎖住了我的七八十年代——哦，我的書們，久違了！

我是在重讀尼克松《領導者》一書時，偶然發現了書前印的一段說明：「為了研究和探討現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種社會主義模式的理論和實踐、各種共產主義流派學說以及其他政治學說，了解外國政治、社會和學術情況，我國部分出版社分別組織翻譯一批有代表性的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本書是其中一種。」這是我迄今讀到的唯一對當年編譯這類「內部發行」圖書的動機和目的，所作出的比較明確的解釋。《領導者》由世界知識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出版，應屬「內部版」的晚期了。

這個偶然發現，倒促使我萌生了一個想法：何不把分散各處的「內部版」圖書匯攏起來呢？於是，我先回深圳把書櫃中凡出版於七八十年代的舊書都查驗了一遍，遺憾的是，滿滿當當一屋子書，只有一套《各國概況》。而來到天津舊宅就不同了，在僅存的一個書櫃裏就找出了四本，除了《領導者》，還有一九七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跛足巨人》、一九七八年三聯書店出版的《特使》和一九七九年遼寧人民出版社的《遠東的勝利》。再回到北京的書房，舊書雖然不少，但年份顯然更早些，標記「內部發行」的書，只翻出一套《畢生的事業》（上下冊），是三聯書店一九七七

年出版的。把這些同屬於五十年前的「內部版」圖書聚攏到一起，立即發現了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均屬政治軍事類，均屬彼時最新的外國資訊和學術成果，大多涉及美國和蘇聯這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由此可見，這些書在當年該是何等時髦、何等風光！

五十年匆匆而逝，書雖未變，世界已然大變。五十年後重讀這些「明日黃花」，會是一種什麼感覺呢？實話實說，我是讀得大吃一驚——這些過往的時代紀錄，如同一面拉開距離的鏡子，灼照着當今的時事，令人看到眼前的世界哪些變了，哪些一仍舊貌；哪些是新翻楊柳枝，哪些還在唱着陳年老調……

試舉兩例：《特使》一書的作者是美國布爾兄弟——哈里曼財團的主要成員，名叫威廉·艾夫里爾·哈里曼。他這本書的副標題是《與邱吉爾、斯大林周旋記》，講的是二戰期間，他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往來穿梭於英國和蘇聯，協調盟國的政治立場和軍事行動。故事是曲折緊張的，人物也是性格鮮明的，更重要的是，史料價值無可替代。而在當下讀來，卻會聯想到目前的國際局勢——美以與伊朗開戰、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中東各國也被捲入戰爭中。令人矚目的是，當今的美國總統也派了一個名叫威特科夫的「特使」四處周旋，而這個「特使」就像當年的哈里曼一樣，也是一個與總統關係密切的企業家。

再如《畢生的事業》，作者是亞·米·華西列夫斯基。此人是蘇聯衛國戰爭的重要參與者，曾任蘇軍總參謀長。這本書是他的自傳。當我讀到書中某些章節時，恍若經歷了一次時空大挪移，且讓我列出這些章節的標題吧——《在庫爾斯克弧形地帶》《解放頓巴斯》《奪取第聶伯河》《在第聶伯河右岸》……這些地名是那麼熟悉，幾乎每天都會在電視裏、網絡

上看到，俄烏衝突已持續四年了，而當年在同一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一幕幕活劇，似乎正在重演，只不過當年共同抵禦德寇的兄弟，如今卻成了戰場廝殺的敵手……

讀史知興替，溫故而知新。常言道：史家面前無新聞，世間的一切似乎都只是歷史的輪迴。我慶幸無意中收藏了這些「內部版」的珍本，就好像集郵家收藏到某一張珍稀的錯版郵票。然而，就其認識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這些書中所收藏的，又豈是錯版郵票所能比擬的呢？這是一個特殊時代的「鱗片」。



▲《領導者》，理查德·尼克松著（左上）；《特使》，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合著（右上）；《畢生的事業》，亞·米·華西列夫斯基著（左下）；《各國概況》（右下）。作者供圖

山茶花迎客



柳絮紛飛 小冰

二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舉行盛大的山茶花慶典，市民們快樂遊行，舉辦嘉年華活動，一名八個月大的嬰孩被選為王后。此後茶花節每年定期舉辦，改從小學一年級學生中選出國王、王后、王子和公主，傳統延續到今年，第八十二屆了。

他們始終讓榮耀在孩子們中間誕生，今年以「山茶花狂歡」為主題，作品得獎者是小學一年級女生薩奇·格雷羅。遊行中，薩奇坐在一輛無人駕駛的花車上，全車兩位乘客，另一位是本屆茶花節的總監道恩·塔林女士，據說道恩的組織能力極強，一些亂如麻的事一經她掌控，就有了頭緒。

天普市圖書館申請了一個遊行方陣，獲編號第三十七號。加入進去，我們穿上統一的T恤，拿着彩球棒，與圖書館員工和他們的家人一起以方陣行進。員工家庭各以一個童話故事為藍本，大人小孩裝扮成故事中的角色，讓人一看就想起某個童話。我問館長李敬這是不是特意安排的，她說是同事們自己的創意。真是非常有圖書館特色。

十點正，三架飛機從遠方飛來，一路留下長長的白煙尾巴，飛到東邊的雪山前又調頭飛回來，繞着遊行長龍轉三

圈，之後離去。接着，有人放飛了一些氣球。

步行方陣之間有花車、老爺車、儀仗隊、騎警隊、彩旗隊、鼓隊、鮮花隊、歌舞隊、童子軍隊等。騎警隊最引人注目，英武的馬匹和馬蹄聲令人興奮。有一個華人武術隊，一邊走一邊表演功夫，中國功夫在美國人看來，也是很神奇的事。我們前後各有一輛老爺車，前面那輛，跟在一個學生鼓隊的後面，鼓手們穿着蘇格蘭服裝，頭戴高高的圓筒帽，帽上纏着羽毛。

我覺得這種遊行像運動員入場，行走中不時向兩邊的觀眾揮手致意，迎合啦啦隊，路過評判組時昂首挺胸，向他們招手，對他們說「hello，歡迎來圖書館」。到達主席台時接受檢閱，向活動的贊助商和市領導微笑，向今屆的小國王、小王后、小王子、小公主說「Hi，我們喜歡你們」。

這一天，天普市的市民很忙，好像家家戶戶都出門了，或者在遊行隊伍中行進，或者在大道兩旁助陣，在遊樂場的各個攤位服務，在遊玩。遊樂場是臨時搭建的，各種設施非常盈利，收入除了用來資助茶花節慶典，餘額全數捐助慈善。

一個城市用什麼來吸引遊客呢？該是它的當地文化吧，自己有的，別人沒有。例如中國四川的熊貓，成都的三星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遺產。天普市的茶花節，是一項融合多民族的文化活動，它對市民具有凝聚力，也吸引遠方遊客前來看熱鬧。



君子玉言 小杏

二十四節氣中，春天的名目最是活潑生動：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先民們用一個又一個充滿希望的名字，細細地分割着春天，生怕錯過了它每一個細微的變化和「表情」。這些節氣的名字，單單一聽一念，就水靈鮮嫩，含着露水、清風、花香，讓人眼前明媚，齒間清香，內心舒展。

反正是春天，便沒什麼趕不可的場子了。「我想去看看」——那就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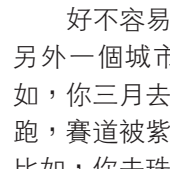
在嶺南過春節時，大街上最惹眼的是一樹樹火紅的木棉，大大方方地站在高樓旁，有點北方娘子的氣質，一站一笑，颯麗朗烈。

春分時節，北京的早晚還有點小寒意，香港來的朋友還穿着羽絨服。一夜之間，紅牆邊胡同口，玉蘭和迎春花就把街角給點亮了，那種突如其來的明亮，覺得連趕路都是一種冒犯，羽絨服變得很尷尬。

清明回老家，烏瓦粉牆外，金燦燦的油菜花田，間隔一道一道的河湖稻田蘆葦；竹林裏，無數的春筍悄悄冒頭，有的轉眼成了農貿市場的鮮貨，轉眼又成了餐桌上的時令菜。菜餃的餡料，有的躲開人們挖筍的鎬頭轉眼成了半高的翠竹……鳥兒青蛙又開心又小心地叫，蜜蜂蝴蝶忙得慌，花田裏一片嗡嗡聲。老伯坐在田埂上，用刀劈着一坨草，我問老伯這是什麼，老伯用方言說「gao bo」，我知他說的是茭白，不知茭白到底長在水裏還是土裏。

春日繁花似錦，常遇叫不上名字的芬芳。每年春天，面對錦繡花草，我忙着查網絡問花名，有時網絡識別不準，答案千差萬別；或是知道了很多花的名字，卻犯了臉盲，覺得櫻花杏花差不多，連翅迎春差不多……結果積累了一堆花名，卻對不上誰是誰，安對的少，安錯的多。粉紅帶葉的都叫她桃花，不帶葉的都叫她榆葉梅，粉白的都叫她櫻花/杏花，白色的都叫她梨花，黃色的串串都叫她迎春……

反正春天好



好不容易在北京認得七七八八了，到了另外一個城市，又是那邊的繁花似錦。比如，你三月去柳州看馬拉松，人們在花海上跑，賽道被紫荊花覆蓋，一步一程皆繽紛。比如，你去珠三角，一年四季每一條路都在「開花」，街道兩旁、山上山下、橋上橋下，花草花樹，低頭踩花瓣，抬頭撞花枝……而城市與鄉村，也各有不同的繁花似錦。倒是因為在香港生活過幾年，紫荊花、三角梅、朱槿、合歡花、黃花風鈴木都認得準。不過，無論如何，都不妨礙我使勁使勁愛這個春天，嶺南的春天、江南的春天、北京的春天……都好都好。

歡喜心到了，便足夠。

春日日照變長，一年剛剛開始，就不怕走得慢，更不怕偶爾走彎路。反正春天好，好到我們可以底氣十足地允許自己試錯。

背上包，去那片剛抽芽的濕地走走，聽水鳥撲棱翅膀的聲音；去郊野，萬條新綠，煙柳拂面；或者就在自家陽台，擺弄擺弄那些因為天冷一直半死不活的綠植，看着它們終於在暖陽裏支撐起來。春天會在每個夜晚數數的花朵。

春天給人一個台階，讓我們從緊繃的日子裏溜出來，去山野，去水邊，去任何能讓你身心舒展的地方。哪怕只是坐在路邊，看一樹花從早晨到傍晚，光影明滅。待在護城河邊，靜靜地看釣魚人支着魚竿釣魚，下着小竹簍逮黃鱔，看小鴨子排着隊一扭一扭從

青石台階進河裏，遊遊蕩蕩逛一天……這種微小的觀察，這種真實的「在場」，是對春天最好的致敬。

春天是毫不猶豫的，來了就來了，走了就走了。「一片綠光閃閃的樹林/錄下了風的一舉一動/在風中總有些可愛的小花/從沒有緊緊紫色的頭巾/螞蟻們在搬運沙土/從不會因為愛情而苦惱/自在的野蜂卻在歌唱/把一支歌獻給了所有花朵」……

「我會像青草一樣呼吸/把輕輕的夢想告訴春天」。

而生命，就是在某個清晨突然決定——「開吧，管它風往哪吹」。光明正大地走進春天——

你已經在嶺南的風裏感受了熱烈，已經在北京的街頭捕捉到驚喜，已經在故鄉的竹林裏呼吸安寧。這些具體的、帶着溫度的瞬間，拼出了一個獨有的春天。生活也是如此，每一段經歷，每一次駐足，哪怕在旁人看來平淡無奇，對於當下的你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風景。不必追問春天是否永恆，此時此刻的綻放就是最好。一朵花哪怕不被叫得出名字，並不影響她的綻放。

反正春天好，只管去感受，去記錄，去真實地活着，熱烈、透亮、自在；只管向天空舒展，往地下延伸。想多高就多高，像鳥兒那樣；能多遠就多遠，像一條小魚那樣；能扎多深就多深，像一棵竹子那樣——反正是春天。



▲江南的春天。

作者供圖



燈下集 徐可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虞世南的風骨。虞世南是一位有抱負、有作為的政治家，他為人剛正嚴肅，誠懇謙遜。他敢於直言進諫，被稱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太宗對其評價相當之高：「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諫，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唐人劉餗《隋唐嘉話》亦稱其「兼是五善，一人而已」。

虞世南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歷仕陳、隋、唐三朝，自有其過人之處。因為博學，他受到歷代當權者的器重。陳文帝知世南博學，召為法曹參軍。

《蟬》與虞世南(三)

陳朝滅亡後，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入隋朝京師長安，兄弟二人都名重一時，當時的人把他們比作西晉時的陸機與其弟陸雲。晉王楊廣和秦王楊俊聽到他們的名聲，同時徵召兄弟二人，徵召的文書一起送達。虞世南以母親年老為藉口，堅決推辭；楊廣命令使者去追他們，兄弟二人不得已只好入仕。然而虞世南因為性格耿直，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升遷，僅僅被授為秘書郎，後升遷為起居舍人，與虞世基、虞世南一起編撰《長洲玉鏡》。而哥哥虞世基卻善於討隋煬帝的歡喜，很快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擔任內史侍郎，權傾當朝，榮華無比，妻子穿衣都模仿

《蟬》與虞世南(三)

王公貴族。虞世南雖然同他們住在一起，卻清貧節儉，不改變自己的性情。隋滅後，李世民間虞世南之名，引為秦府參軍，又授宏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同掌文翰，後來又擔任著作郎。一次，唐太宗想在屏風上書寫《列女傳》，沒有臨本，虞世南在朝堂上一口氣默寫出來，不錯一字，贏得朝中文士的欽佩。唐太宗一次出行，有一個官員請示要將書籍、公文的本副本裝到車上帶着。太宗說：「有虞世南在，就是移動的圖書館。」

虞世南可貴的，是鐵骨錚錚。虞世南是那種天生溫和且柔軟的人，但虞世南柔軟的外貌背後，有

《蟬》與虞世南(三)

一顆堅韌的、剛強的心。據典籍記載，隋大業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年）江都兵變發生時，宇文化反叛殺死了隋煬帝，作為他的寵臣，虞世基也將一同受戮。虞世南抱着虞世基痛號號泣，請求讓自己替兄受死；宇文化及雖然沒有答應，但也佩服他的義氣，沒有為難他。虞世基被殺害，世南因此悲傷得瘦損異常，形銷骨立，時人因而都稱讚他。當時，隋禮部侍郎許善心與虞世基同為宇文化及所害，他的兒子許敬宗為了自保，故意手舞足蹈以取悅敵人，時人以此為話柄。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看到了當時的情景，後來對人說：「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舊唐書·許敬宗傳》）褒貶之意，溢於言表。

責任編輯：邵靜怡